



13  
1640  
1



1640  
1-2

易老一致決未了公案  
真心無為揚未盡要領

不許翻刻  
千里必究

子本義

東都書肆 文刻堂壽梓



子本義序

由平王義板為之序而  
括括以臻義極不煩素  
難後補其餘每樂而後  
國出日備種由亦或在觀  
其百母遂是也義舞八

卷之二

道不於家庭方是時心在  
 或當此也則與於其  
 是於其換是極不以之  
 乃雖東由一以為城都  
 一可反觀其安在  
 其兩特形反了將至亦  
 夫

九六一區云與義王乃道在  
 氏入而不可一也  
 其子也按晉文好死孝  
 兵極中本向其衰之  
 以為小也是定伯陽氏之所  
 悅乎乃其心割也伯陽氏在

孔子之曰也乃其所法也内公  
 之典禮樂之教是已而所  
 創也乃其所以創也乃其所創而  
 多指以視然魄是象儀也  
 以多於先王之制亦亦出  
 乎若支伯陽氏而當也者

之法也乃其所以法也  
 王之所法於后也然學以  
 勵之亦法於其法也  
 唯之所已而亦之所已也乃其  
 創也求法之心法心為於世  
 為法於每法之法於天海

之德不由於四保五友之政  
人而自求者而吾世而厚禮  
樂我政曰生為者物樂換心  
清深儒在亦不由家蕭蕭  
離散以貳於先王之是而  
盡心味以誠人欲遂其伯

陽曰其揮樂生以音機彼  
采波源涵於此乎乃其自  
刻也刻刻於波之自刻也  
是以儒者之知付也禮以道  
孔先王之無與之而以伯  
陽氏之流也伯陽氏在孔子



序

字得字表友五月朔

至美字玄中撰



老子本義凡例七則

老子本義凡例七則

- 一此書分上下篇且逐章為之名者皆是後人之妄添甚失本旨今也全從乎其舊
- 一其記邵註曰全用邵弁之註其他愚註其中略取邵弁之註語者亦往往有之不必拘也又一二取古人之說即標其名而不掩他美也
- 一舊註錯亂混於本文者凡若干條邵本正之今也從之
- 一邵註與愚註文字異格者本是不出乎一手絕自然之勢然爾

一易知易行此書之本旨是以此註語以易解為要  
 一而何拘文章之巧拙  
 一今傳本文字有異同多少出入魯魚烏焉馬之類  
 一往往未詳孰是也今也且從乎邵本耳就中一二  
 改之者有之亦取其文理易直穩當者  
 一此書與易理實相為表裏者乃若觀縷諸拙序逐  
 章逐句不謂某言當某言者恐讀者為煩因而略  
 之彼此參考熟讀翫味有得乎言外者不妨與老  
 子旦暮相遇也  
 老子本義凡例終

李善君像



一遠古圖

京  
 國



陳國苦縣老子祠碑

漢邊韶

光君為周守藏室史、當出王時、山川實震、以夏殷之  
 季陰陽之事、監喻時主、孔子以周靈王二十一年生、  
 問禮于老聃、計其年紀、聃時已一百餘歲、孔子卒後  
 有二十九年、謂周太史儋為老子、莫知其所以終、其一  
 篇之書、稱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以不自生也、厥初  
 生民遺體相續、其死生之義可知也、或有谷神不死、  
 是謂玄牝之言、繇是世之好道者、觸類而長之、以老  
 子離合于混沌之氣、與三光為終始、觀天作識、升降  
 斗星、隨日九變、與時消息、規矩三光、四靈在旁、存想

丹田、太一紫房、道成仙化、蟬蛻度世、自羲黃以來、世  
 為聖者作師、班固以老子絕聖棄智、禮為亂首、與仲  
 尼道違、述漢書古今人表、檢以法度、抑而下之、與楚  
 子西同科、二者論之殊矣、所謂道不同不相為謀也、  
 延熹八年八月甲子、皇上尊德弘道、舍弘光大、存神  
 養性、意在凌雲、是以潛心黃軒、同行高宗、夢見老子  
 而尊祀之、予是陳相邊韶、典國之禮、材薄思淺、不能  
 測度至人、辨是非、按據書籍、以為老子玄虛守靜  
 樂無名、守不德、危高官安下位、遺孔子以仁宗、辭世  
 而隱居、變易名姓、唯恐見知、夫日以幽明為節、月以

虧盈自淑損益盛衰之原倚伏禍福之門天道惡盈而好謙蓋先子所以見隆崇于今為時人所享祀乃其逃祿處微損之又損之顯虛無之清矣先天地生乃守真養性獲五福之教也敬誦而銘之其詞曰予唯玄德抱虛守清樂居下位執祿不宮為繩能直屈之可崇三川之對鈔憤散呈見機而作需郊出垌肥遁之吉辟世隱聲守一不失為天下平處厚不薄居寔含榮楷式為一金玉是輕純嗜去欲還歸于嬰浩然應載莫知其情要以無為大化用成進退無恒錯綜其貞以知為愚冲而不盈大人之度非允所許

九等之叙何足累名同光日月合之五星出入丹廬上下黃庭背靈流俗含影匿形包元神化呼吸金精世不能原知其死生天人秩祭以昭厥靈羨彼延期勒石是旌

卷之六 後 洞昇 三

老子本義

江左 蘆隱滕舜政著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道也者意識不到言詮不及獲涉意識落言詮邈  
馬乃非自然矣豈為常道哉豈為常名哉可道之  
道可名之名俱是意識妄解言詮偽議已

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

所謂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無名之道  
也所謂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者有名  
之道也總謂之自然道也始道也者恒久而不

已自古及今其名不玄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死  
能為天下母

故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徼

欲心之動妄欲謂無心也有欲謂有心也徼旁路  
小徑也言無心以觀道妙有心以觀小徑也禪宗  
所謂無心是道者其意頗相似矣而其謂無心者  
非如木石之謂也獨露天真不假思惟者庶幾乎  
此兩者同出而異名同謂之玄玄之又玄衆妙之門  
本是一源體用異名無名也玄矣有名也玄矣是  
此玄中玄妙中妙無心唯可以默契焉非言語

之所能及也此章一書之綱領

天下皆知美之為美斯惡已皆知善之為善斯不善已

知美之為美知善之為善則有心也有為也有心  
有為則物我角立美及為惡善成不善

故有與相生難易相成長短相形高下相傾音聲相  
和前後相隨

豈唯美之與善哉萬事出於有心有為者則莫不  
皆然矣如為無則翻生有知為易則變成難如長  
短高下音聲前後亦莫不皆然矣

是以聖人處無為之事行不言之教

聖人與天為一焉是以處事也無不無為而為施教也無不不言而言

萬物作焉而不辭生而不有為而不恃功成而弗居夫惟弗居是以弗去

此假造化明聖人如天地生萬物也生而不息何常辭其勞生物充滿何嘗此之有經而不恃功成而不居無適而不無心無為也夫唯如此是以恆久而不已唯聖人能法之

不尚賢使民不爭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為盜不見

可欲使心不亂

上導下化恰如影響為上之人美而不自美善而不自善其心無為能忘其己則民亦化之彼我情薄何爭之有哉我無奇物異貨之求則俗風淳朴知足安分豈盜他物者之所欲彼臣將獻不見可欲則無馳走動亂之心

是以聖人之治虛其心實其腹弱其志強其骨常使民無知無欲使夫知者不敢為也為無為則無不治聖世之民其心虛而飽食其志柔而筋骨健是聖人無心無為自然之所化使民泯泯無知澹泊無

欲也彼其間有知者亦不敢有作為也如今為治者法於聖人為無為則無不治

道冲而用之或不盈淵乎似萬物之宗

道體冲然虛無怨其用或不盈而淵乎為萬物之主妙用豈有涯際

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湛兮似若存

體此道者則應事接物圓融無碍挫我銳解他紛

和我光同他塵無入而不自得無適而不然其心

定而不動湛兮似若其中有物

吾不知誰之子象帝之先

吾不知為何人何以然哉以遊於造化之始也

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

大仁不仁是以天地生萬物如芻狗然聖人養百姓

如芻狗然芻狗祭器如莊子之說

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虛而不屈動而愈出多言數

窮不如守中

天地之間其生萬物也譬之其猶橐籥乎風乎虛

而不屈動而愈出言無心無為也所謂無思也無

為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是也若夫為

治者不以無心無為為本特多號令則下民數窮

不如守中中即無心無為已

谷神不死是謂玄牝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綿綿若存用之不勤

谷神出於玄虛是以應而不窮存而不亡玄牝之謂也不唯谷神天地之大也以玄虛為根根而玄虛之為道非一切斷滅之謂也綿綿不已似有物而存焉天地用之而不勞化育之道常行焉是故人當以玄虛為本玄虛即上章所謂中也

天長地久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長生是以聖人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

無私耶故能成其私

不自生無心於生也後其身外其身無心於身也天地無心而能長生聖人無心而能身先身存惟是無心而已人須放下有心至於無心

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而不爭處衆人之所惡則衆人歸之居善地心善淵與善仁言善信政善治事善能動善時夫惟不爭故無尤

水能潤萬物而不自功且就衆人之所惡卑窪地者為不爭之德所以幾於道也至善之為德與水一同是以有七箇善而皆以出於不爭之德故每

无矣

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銳之，不可長保。金玉滿堂，莫之能守；富貴而驕，自遺其咎。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

盈則易，虧銳者易折，是以持盈者不如已揣銳者，不如鈍金玉滿堂富貴而驕，不如貧賤知足之安。夫功成而不居名遂而不有，身退晦跡，所以合天而無咎也。○按文王八卦乾坤退南北之正位而居二隅之偏地，即是此意。爾蓋老君之所職，由乎載營魄抱一，能無離專氣致柔，能嬰兒，除玄覽，能

無疵

營魄也。前輩多解魂載于魄，失其義。乃形載魂魄，耳夫人之生也，形載魂魄而一真，有寓焉。人之死也，魂魄離形而一真，無保焉。是以人當能養形，不可以使魂魄離也。養形之道，不如專氣致柔而專氣致柔，如嬰兒，為得也。嬰兒見聞以氣，而不以心，故條除見，滅小疵，存而後為真。嬰兒見

愛民治國能無為，天門開闔能為雌，明白四達能無知。有為之治也，民困國窮非所以愛之，而治之也。是



以可能無為而為無心而治也而治道有開有闔  
如天門有開闔然天門開闔也者謂陰陽往來也  
而陰陽則陰為陽根治道則靜為動本故清為濁  
而厚本蠲陰也靜也為治之善德光四遠雖然如  
此混化無跡使民不知之為治之極也

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  
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  
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  
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  
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  
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  
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  
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  
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  
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

車為運載器為貯藏戶牖為出入通明皆有之  
以為利而其用都發於無者也若夫車轂充實器

中不虛戶牖不鑿則豈能各為其用也矣是以可  
知有之以為利本是出於虛中也故天地人物以  
虛中為根本

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馳騁  
田獵令人心發狂難得之貨令人行妨是以聖人為  
腹不為目故去彼取此

外物遇之而不取則無過矣而人之常情淫且而  
夕逐物外馳風飛雲騰未嘗不為之移矣是以目  
瞽於五色耳聾於五音口爽於五味心狂於田獵  
行妨於奇貨故聖人為腹不為目去彼取此腹內

而知飽目外而逐色

寵辱若驚貴大患若身何謂寵辱辱為下得之若驚失之若驚何謂貴大患若身吾所以有大患者為吾有身若吾無身吾有何患故貴以身為天下則可寄於天下愛以身為天下則可託於天下

首二句舉成法而推解之言寵辱同幸榮衰不二不足驚而常人之情寵為上辱為下得失俱似驚貴則大患如有身斯有苦也身大患之府貴大苦之招若夫無身則有何患哉不貴則斯無百憂是以既貴而忘貴既得寵而忘寵謙下揖讓委身為

天下則無諸禍患可以永寄託身於天下也

視之不見名曰夷聽之不聞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此三者不可致詰故混而為一其上不皦其下不昧繩繩不可名復歸于無物是謂無狀之狀無象之象是謂惚恍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能知古始是謂道紀

道也者無色之可視無聲之可聽無形之可搏是以從無色而言之則謂之夷也從無聲而言之則謂之希也從無形而言之則謂之微也故曰夷曰希曰微此三者不可致詰所以混而為一也以無

色故其上不能其下不味以無形故繩繩不可名  
復歸於玄物而有而無無而有謂之玄狀之狀無  
象之象亦謂惚恍無始也無終無古也無今而無  
古之古玄始之始者唯是無已無今之今無終之  
終者唯是有已故以古之玄御今之有則可能知  
古之始矣此謂道紀

古之為道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識惟其不可識故強  
為之容豫兮若冬涉川猶兮若畏四隣儼兮其若容  
渙若冰將釋敦兮其若朴曠兮其若谷渾兮其若濁  
微妙玄通深不可識贊有道之氣象難於形容而

後強為之形容也豫兮不敢躁進如冬涉川猶兮  
不敢寧處如畏四隣儼兮有所故持如容之待主  
命之渙兮玄所凝滯若冰將釋敦兮質厚無文若大朴  
之未彫曠兮空洞無物若大谷之中虛渾兮和光  
同塵若水之渾濁以此觀之則有道之氣象可想  
矣

孰能濁以靜之徐清孰能谷以夕之徐生  
有道者則和而不流處而不屈庸人則不然矣濁  
則偏於和而無清介谷則僻於虛而無生意孰能  
守靜以濁而常清乎孰能保玄以谷而常生乎

保此道者不欲盈夫惟不盈故能敝不新成

道集虛故保此道者冲然不盈夫惟不盈故能敝  
缺而不改同然皆得成

致虛極守靜篤

虛其虛而不強之虛同空同無物謂妄心之當體  
也靜謂心對境而不妄動也靜則虛虛則靜而致  
虛之極要在守靜之篤也

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

虛心猶明鏡也靈光不昧無不以照矣是以守靜  
功乃成而至乎致虛之極則觀萬物並作以知其

復焉所謂原始及終之意

夫物芸芸各歸其根曰靜靜曰復命復命曰常  
知常曰明不知常妄作凶

夫物以下釋上之二句有始者有終動極則靜天  
地自然理矣是以萬物之生紛紛發動者必有時  
而消然各歸其根謂之靜靜也者動之反萬物之  
所以終始者所謂終為物始為物者莫盛乎民也  
謂之復命命也者萬物之太始復謂物終而復乎  
始也而命也者且然無間於穆不已乃常道也明  
乎此者通乎晝夜之道死生之說而知非天下之

至明其孰能與乎此昧乎此者背真合妄與物相  
相相靡而莫之能止其凶可知○按今此數語即  
是與犧易六十四卦圖理實相符爻讀者宜沈  
潛玩味也

知常曰容容乃公公乃王王乃天天乃道道乃久沒  
身不殆

此反上不知常妄作凶自之意言知常則心同  
太虛何物不容既能容矣則無好無惡無偏無黨  
何事不公公乃王道也至天下之道無他唯此公  
而已以公治天下乃天而不入地而天為道

亦妄為也天乃道矣天不已道亦不已道乃久矣  
由是靜而與陰同德動而與陽同波矣天怨無入  
非無物累為鬼責一心定而正天下又何強之有  
此虛靜之效也

太上知有之其次親之譽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信  
不足有不信猶矜其貴言功成事遂百姓皆曰我自  
然

太古以道化民民亦相忘于道但知有君而已其  
次以德親民民亦懷其德而有親譽之意德又下  
衰把持以法民有畏之而不親矣法窮則玩民又

侮之而弗畏矣德愈降而信愈不足言愈詳而民愈不信惟太古忘言猶考貴重其言而不出然功以不言而成事以不言而遂百姓皆曰我自然而不知之維所為耳

大道廢有仁義智慧出有大偽六親不和有孝慈國家昏亂有忠臣

大道廢而後有仁義之教此由人之智慧生而大偽起也故六親不和而後有孝子之名國家昏亂而後有忠臣之譽莊子曰至德之世相愛而不知以為仁端正而不知以為義是也大道之世無孝

子之名而世皆孝子無忠臣之譽而人皆忠臣也絕聖棄智民利百倍絕仁棄義民復孝慈絕巧棄利盜賊無有此三者以為文不足故令有所屬見素抱朴少私寡欲

聖智作法以先民每非利民也而民之害亦由此滋矣故不若絕聖棄智而以無為化民之為利也後世以仁義教天下者每非勸孝慈也然人心慕仁義之名而父子之真情始薄矣不若絕仁棄義而以虛心導民之復天性也巧利兵之機械所以禁亂也然盜賊由斯而起不若絕去巧利之為愈

也此三者以為文法不足不足以治天下故今有  
所附屬屬其性乎聖智屬其性乎仁義屬其性乎  
巧利也三者附益于性分之外如附贅懸疣之相  
附屬然故曰屬也使為上之人見素抱朴則為下  
之人少私寡欲素朴而上下各安其性矣奚取于  
文法哉

絕學無憂唯之與阿相去幾何善之與惡相去何若  
人之所畏不可不畏荒兮其未央哉

絕學素為為也為之徒拘匠乎善惡而是非橫  
乎懷日夜與物鬪而無息焉由此其中殆然不勝

其憂矣今也素為為而歸乎為為善也無為惡  
也無為我亦忘物亦忘何憂之有哉况善惡本無  
實乎如唯阿無相去也唯阿同是應人之聲奚分  
恭慢哉若無唯之恭焉有阿之慢善惡亦爾矣善  
焉有惡善惡本出於彼此之對待人情之好惡  
矣始無一定之論也其無實也可知雖然如此惡  
者人之所畏我亦不可不畏若夫放逸自恣籍籍  
乎大道以為不足畏則其為荒亂未幾哉是以雖  
善惡各為而隨順世波無疑滯此是有道之境界  
衆人熙熙如享太牢如春登臺我獨泊兮其未兆如

嬰兒之未孩乘乘兮若無所歸衆人皆有餘而我獨  
若遺我愚人之心也沈沈兮倍人照照我獨若昏  
俗人察察我獨罔罔忽若晦寂若無所止衆人皆有  
以我獨頑似鄙我獨異于人哉而貴食母

以有為對無為明道人之異於人也衆人熙熙如  
享太牢自飫其有為之知也如春登臺自廣其有  
為之見也我獨泊兮其未兆守靜致虛無心於事  
無事於心譬如嬰兒之未孩乘乘兮無所住若衆  
人皆知有餘而我獨若遺沈沈兮似愚人之心是  
以倍人照照察察用明而我獨昏昏悶悶用晦忽

若月之晦寂似無所止衆人皆陷乎有為而我獨  
頑似鄙民言無知而無為也我豈獨異於人哉似  
異於人者無他衆人失其道如嬰兒之去其乳母  
也而我獨守靜安為貴返其初如嬰兒之貴乳母  
而已

孔德之容惟道之從道之為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  
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  
其精甚真其中有信自古及今其名不去以閱衆甫  
吾何以知衆甫之然哉以此

孔德大德也大德無德也無德之德無容之容混



化無跡無得而可稱焉何以此然哉惟道之從而道  
 之為物也不過恍惚而已然恍惚之中有象象之  
 象有無物之物焉不過窈冥而已然窈冥之中有  
 至真至精而可信者焉是即所謂惟天之命於穆  
 不已者誠而已矣自古及今物之遷流變化頃刻  
 不停而道之名不亡所以閱歷天地之衆美成變  
 化而行鬼神也吾何以知東南之闕于道哉以物  
 之名常亡而道之名不亡是知是以體物道者其  
 孔德之容亦然矣

曲則全枉則直窪則盈敝則新少則得多則惑是以

聖人抱一為天下式

邵注曰曲一偏也一偏致全如月之朏而望也以  
 枉致直如尺蠖之屈而伸也窪則盈如地道之變  
 盈而流謙也敝則新如草木之變表而長茂也少  
 可以得多多則反惑而喪失則全之不能有其全  
 盈之不能保其盈直之不能常直新之不能常新  
 可類推矣聖人抱一柔弱謙下處不全之地天下  
 自以全而歸之○愚按一也者謂渾然天真絕對  
 待者也是以曲無全在直無窪多盈無敝  
 多新無少多無亦無然不得已則寧曲枉窪敝

少乎是聖人所以謙下揖遜置身乎衆人西惡之也也

不自見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長夫惟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古之所謂曲則全者誠全而歸之

舊注曰政者不立跨者不行自見者不明自是者不彰自伐者多功自矜者不長其于道也若餘食贅行故有道者不處也

希言自然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孰為此者天地天地且不能久而況于人乎

邵注曰此章為辨者而發也莊子曰大辨不言夫不言何以謂之辨蓋因物之自然而不以是非毀物所謂寄辨于衆只終日言而未之嘗言故曰希言也夫惟自然故久而益信辨者以好惡是非內傷其身而外毀萬物如飄風驟雨之類其能久乎齊物論出此

故從事于道者同于道德者同于德失者同于失同于道者道亦樂得之同于德者德亦樂得之同于失者失亦樂得之信不足有不信

邵注曰從事于道謂論道之言也莊子曰道無適

焉因是也。因是，因非，故有同于道者，有同于德者。因是也，有同于失者，因非也，是非玄同于物。因物以有言，而不自言，如吹萬不同，而任其自己，吾不與彼為異，彼亦各安其所，而樂我之不一，異樂，故信信，故能久。辨者不和于物，人亦不信之，其能久乎？蓋人各師其成心，以有言，彼有成心，而我無成心，故能同。彼之所異，所謂知之，以是非而休乎天鈞也。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強為之

名曰大，大曰逝，逝曰遠，遠曰反。故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域中有四大，而王居其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邵注曰：道之為物，混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故曰混成也。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故曰先天地生也。寂寥，深邃，無形聲之意。凡物有因，則勢固，無輔則力屈，此獨立之所以易改也。居其所，則安，出其域，則闕，此周行之所以易殆也。道無匹偶于天下，獨立于萬物之表，而未有嘗變易上際于天，下蟠于地，徧行于六合之間，而無所危殆。生天生地，成

鬼成帝皆道之所出故曰為天下母不知其名  
 字之曰道字所以尊名也強為之名曰大名實而  
 字虛也超然物表有遊之象焉周行字內有遠之  
 象焉為萬物之所自本自根有反之義焉故道至  
 大天次之地次之王又次之四者通相取法法其  
 所自出也四者皆生于道法其所自然也○愚按  
 此章首二句不可忽忽看過也此是一書之眼目  
 道學之標的也而每欲以觀其妙有欲以觀其微  
 千里之差亦惟在於此乎大抵世之老莊者流混  
 會其所謂天下之物生于有有生于無之句以為

天地萬物悉皆生于無物甚非矣若夫天地萬物  
 悉皆果生于無物者則老君何曾如此言哉既其  
 言如此則明矣老君非謂天地萬物悉皆生于無  
 物也先儒謂之異端虛妄也釋氏擬之無因外道  
 也不考之甚

重為輕根靜為躁君是以君子終日行不離輻重雖  
 有榮觀處超然奈何萬乘之主而以身輕天下輕  
 則失臣操則失君

邵注曰天下之物重不可以附輕而動不可以鎮  
 靜故君子非為輕車游騎而行不離于輻重輕之

根于重可知雖有榮華觀美不若燕處超然動之  
 至乎靜可知重為輕根故御臣之道欲重也靜為  
 躁君故為君之道欲靜也奈何為乘之主不知以  
 重御輕以靜制動而顧以一身輕于天下輕則失臣  
 下矣躁則失君道矣  
 善行無轍迹善言無瑕適善計不用籌策善閉無闢  
 鍵而不可開善結五繩約而不可解是以聖人常善  
 救人故無棄人常善救物故無棄物是謂襲明故善  
 人不善人之師不善人善人之資不貴其師不愛其  
 資雖智大迷是謂要眇

邵注曰五事之善以起聖人之善救也人與物有  
 善有不善聖人之心無分于善不善一緊救之無  
 遺索焉襲衣在外也有掩蔽之義言聖人不眩露  
 其聰明也由聖人觀之則善人不善人之師法也  
 不善人善人之資藉也在善人固當取法而不善  
 人亦不可棄於善人而棄之是不貴其師固不可  
 也於不善人而棄之是不愛其資亦不可也明于  
 善不善之列雖近于智而昧乎師資之益可謂大  
 迷此要眇之論非聖人孰能識之  
 知其雄守其雌為天下谿為天下谿常德不離復歸

于嬰兒知其白守其黑為天下式為天下式常德不  
 或復歸于無極知其榮守其辱為天下谷為天下谷  
 常德乃足復歸于朴朴散而為器聖人用之則為官  
 長故大制不割

邵注曰雄雌剛柔也知雄之不能常伸故恒守雌  
 伏如谿之在下流以致天下之水嬰兒柔弱守雌  
 之極也白黑顯晦也知善之不能常顯故用晦以  
 守其黑如作式于此自然致天下之取法顯者後  
 而易窮去極深遠守黑之致也榮辱貴賤也有用  
 則貴無用則賤成器則貴不成器則賤知榮之不

可常保而恒處于無用之辱如谷之空虛無物以  
 致天下之有朴者無名守辱之致也蓋陰陽剛柔  
 之運動而必反及聖人揔萬有之極而知變化之所  
 必至則陰極反陽陽極反陰故雌必反雄雄必反  
 雌黑白榮辱之相推無非自然之理聖人所知  
 在彼所守在此至于為天下谿為天下式為天下  
 谷則雌未始不為雄黑未始不為白辱未始不為  
 榮多為谿為式為谷皆為事以致天下也夫一陰  
 一陽之道道之可名者也嬰兒無極與朴之道道  
 之不可名者也常道也聖人所以反其真而不受變

于陰陽之動者也。莊子曰：既雕既琢，復歸于朴。夫  
 朴已散而為器矣。安能復反其朴耶？蓋聖人之用  
 刑也，則為官長，寄治于羣材，責成于庶尹，如舜為  
 為而九官十二牧各宣其績，是已。蓋朴無一器而  
 眾器無不具也。官長無一職而眾職無不統也。凡  
 制物者必分割之，所成強多而所全彌寡矣。惟大  
 制不割，此其所以既雕既琢，復歸于朴也。與  
 將欲取天下而為之，吾見其不得已。天下神器不可  
 為也。為者敗之，執者失之。故物或行或隨，或或吹  
 或強或羸，或載或隲，是以聖人去甚去奢去泰。

將欲執天下而為之者，為之也。我見其不能為  
 已其故何也？蓋天下者不測之神器，非私智人力  
 之所能經營也。故為之者適以敗之，執之者反以  
 失之。其不可為也明矣。推之物理，前者行之後必  
 隨之，陽既咷之陰必吹之，壯而強者後必衰而羸  
 始而成者終則壞而隳，是皆天地消息盈虛之理  
 在人變化存亡之道。其來也不可禦，其去也不可  
 留。聖人知其然，故順其自然，去其甚者甚，泰而已  
 為嘗以私意為之哉？所謂君子尚消息盈虛是也。  
 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強天下。其事好還。師之所處

荆棘生焉大軍之後必有凶年善者果而已矣不敢  
以取強果而勿矜果而勿伐果而勿驕果而不得已  
果而勿強物壯則老是謂不道不道早已

邵注曰人臣以道德佐人主不以兵力取威于天  
下蓋兵者凶器其事好還師久留之處則下傷地  
氣之和故荆棘生焉大軍之後則上干天時之變  
故必有凶年繼之其為凶器可知矣善用兵者不  
得已而用之果于一決而已安敢以此取強于天  
下哉如太公牧野之戰會朝清明之後即歸焉放  
年示不復乘倒載干戈包之虎皮示不復用是也

果而勝敵之後勿下以成功自矜勿以克敵自伐勿  
以盈滿自驕惟以為不得已而用而不敢以取強  
焉蓋物壯則老而休矣故用壯非道也非道其能  
久乎○愚按易所謂日中則昃月盈則食一理已  
矣佳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也

曰佳字當作甲聲相近而誤也

舊注曰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  
之恬淡為上勝而不美而美之者是樂殺人者也夫  
樂殺人者不可以得志于天下矣  
君子居則貴左用兵則貴右



舊注曰吉事尚左凶事尚右偏將軍處左上將軍處右

言以喪禮處之

舊注曰殺人多以悲哀泣之戰勝以喪禮處之  
道常無名樸雖小天下不敢臣侯王若能守萬物將  
自賓天地相合以降甘露民莫之令而自均

真常大道無名可名即是樸爾素樸之守雖似小  
然天下各有出其上者侯王若能守此素朴之道  
其功効豈不大哉將見萬物自至天地自和百姓  
自均不待有所經制分割而後定也蓋天地人物

皆原于道所以能成往來相應也

始制有名名亦既有文亦將知止知止所以不殆譬  
道之在天下猶百川之與江海

邵注曰無名之樸裁制而為器則有名矣夫既有  
名則形名之變不可勝窮日趨于亂而已安可不  
知所以止之乎不欲以靜天下將自正夫何殆之  
有所謂既雕既琢還歸于朴也譬之道在天下止  
形名之變猶水之有江海止百川之流也

知人者智自知者明勝人者有力自勝者強知足者  
富強行者有志不失其所者久死而不亾者壽

邵注曰：人皆以知人為明，不知但可言有智耳。惟  
 自知者能反觀內照，乃可謂之明也。人皆以勝人為  
 為強，不知但可言有力耳。惟自勝者能克己私，  
 乃可謂之強也。知足者富，則貨財有餘，非富也。強  
 行者有志，則慕尚高遠，非志也。不失其所者久，久  
 非歲月悠長之謂也。死而不亾者壽，壽非長生不  
 死之謂也。莊子曰：草食之獸不疾易，藪水之虫  
 不疾易，水行小變而不失其大常也。所謂不失其  
 兩者乎？故朝菌與晦朔蟪蛄無春秋，彭殤非壽殤  
 子非夭，各止其所以為久耳。若夫死而不亾者，其

惟道乎？孔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成而不亾之謂  
 也。

大道汎兮其可左右，萬物恃之以生而不辭。功成不  
 名，有愛養萬物而不為主，常無欲可名于小，萬物歸  
 焉而不為主，可名于大。是以聖人終不為大，故能成  
 其大。

汎兮其可左右，言大道本來無所任著，隨其用之  
 或可左或可右，猶不繫之舟也。是以萬物資始而  
 不辭其勞，功成而不有其功，愛養萬物而不自為  
 主，但常無心而已。無欲與無心同解，如前云云也。

常無心則其功之可見可謂之小矣而萬物歸焉不為主則豈不謂之大乎是以聖人每心終不為大萬物自歸焉故能成其大  
 執大象天下往徃而不害安平泰樂與餌過客止道之出以淡乎其五味視之不足見聽之不足聞用之不可既

大象無象之謂道況乎大道也執大道而天下往天下孰得而害之每適而不安平泰矣聲樂之與飲食雖堪悅口耳而客過則止矣易者道之出以淡乎其味出于臭味聲色之外而用之不可窮盡

乎樂與以下歎道味之無窮也

將欲翕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強之將欲廢之必固興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是謂微明柔勝剛弱勝強魚不可脫于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

將欲者將然之詞也必固者已然之詞也造化有剛柔反覆之運人事有吉凶倚伏之機故物之將欲如此者必其已嘗如彼者也人能據其所已然而察其所將然則可謂微而明矣故柔有勝剛之理弱有勝強之理不可不戒而既知此理則當慎沈潛自養如魚之不可脫于淵也若夫炫耀示人則

其害亦甚焉。猶國之利器不可示人。

道常無為而無不為。五侯若能守萬物將自化。化而欲作。吾將鎮之以無名之樸。無名之樸亦將不欲。不欲以靜。天下將自正。

真常大道。無不無為。而為侯王若能守此道。則不待有為。而萬物將自化。若又其間有妄作紛紛者。斯時也。又鎮之以無名之樸。無名之樸。常無心之道也。民之應之。亦將不欲。不欲則靜。而天下自正矣。

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

